

外国历史故事丛书

WAI GUO LI SHI GU SHI CONG SHU
JIAN NAN DE XUAN ZHE
-SHI JIE XIAN DAI GU SHI

艰难的 选择

世界现代故事



湖北教育出版社

彭敦文

目 录

“阿芙乐尔”号的炮声·····	(1)
克伦斯基逃跑记·····	(7)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	(11)
塔洞公园的怒吼·····	(17)
民族英雄桑地诺·····	(21)
柯立芝繁荣·····	(27)
“黑色的星期四”·····	(32)
啤酒馆政变·····	(36)
莱比锡法庭的征服者·····	(41)
埃塞俄比亚的抗意烽火·····	(48)
“国际纵队”·····	(53)
张伯伦三访希特勒·····	(58)
抢救法国黄金·····	(63)
戴高乐与“自由法国”·····	(70)
丘吉尔与英伦保卫战·····	(76)
黎明开始的战争·····	(81)
死亡工厂·····	(86)
德国法西斯罪行揭秘·····	(92)

纳粹原子弹美梦的破灭	(99)
刺杀希特勒	(106)
罪孽深重的昭和军阀集团	(113)
深海下的考验	(119)
营救胡志明	(126)
“只要血还在流动”	(132)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139)
战火中诞生的《第七交响曲》	(145)
匈牙利法西斯的覆灭	(151)
柏林行动	(155)
墨索里尼覆灭记	(161)
自取灭亡的“神风特攻队”	(169)
原子弹出世前后	(175)
纽伦堡的审判	(182)
东京审判记	(186)
缅甸的民族英雄昂山	(190)
刺杀甘地	(196)
“绿色客厅”里的枪声	(203)
中非“屠夫”博卡萨	(210)
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	(218)
“契留斯金”号沉没以后	(224)
影坛巨人卓别林	(230)

“阿芙乐尔”号的炮声

进入 20 世纪以后，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逐渐成熟。从二月革命后到十月革命前，短短数月间，俄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异常复杂。布尔什维克党因势利导，领导俄国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最后以武装起义推翻了反动势力的统治，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现代史由此开始。

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历 10 月 25 日）夜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在地——斯莫尔尼宫灯火通明，呈现出—片决战前的情景：速射炮昂首指向远方，装甲车隆隆作响，篝火熊熊燃烧，一队队赤卫队战士、波罗的海水兵、立陶宛军团士兵英姿勃勃，整装待命。

大楼上下，一片沸腾。几百名联络员匆匆进出，传达指令。长廊里，战士的皮靴声、马克沁重机枪铁轮子通过走廊的辘辘声、打字机的铮铮声、响个不停电话铃声，交织成革命的乐曲。三楼会议室的气氛热烈紧张。时针即将指向 21 点 40 分时，列宁站了起来，激动地注视着手中的怀表，刹那间，大家屏住呼吸，只听到怀表发出“的答”“的答”的响声。突然，窗外一道炫目的闪光刺破了夜空，一声惊雷似的炮声

震天动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吹响了攻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的号角，宣告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1917年3月12日（俄历2月27日），俄国爆发了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骑在俄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覆灭了。二月革命后，在俄国形成了性质根本对立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一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种局面是由俄国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或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或是全部政权集中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里。这是摆在俄国面前的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大搏斗。到底由谁来掌权，成了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焦点，成了关系到把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问题。

4月17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会议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在报告中，列宁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路线和具体计划，提出“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列宁革命路线指引下，群众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7月1日（俄历6月18日），彼得格勒爆发了40万人的大示威。群众不断高呼“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经陷于四面楚歌之中。但是，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他们总是首先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的。临时政府也正是这样。

正如列宁所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正在拼命搜罗反革命的武装，把军官和士官生（军官学校学生）拼凑在一起，组织了军官部队、士官生营——“乔治奖章军人营”，作为反革

命力量的支柱，伺机镇压革命。

7月17日，彼得格勒又爆发了50多万人的大示威。当游行队伍经过涅瓦大街和花园街拐角处时，临时政府派出的士官生公然开枪屠杀示威群众。接着，反动军队大肆逮捕布尔什维克，挨家挨户搜查住宅，并着手解除工人赤卫队的武装，下令逮捕列宁，反革命势力嚣张一时。列宁不得不暂时离开彼得格勒，先隐藏在拉兹里夫湖畔，后来转到芬兰。

七月流血事件，标志着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经结束，政权完全转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完全堕落成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这样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秘密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列宁通过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等人领导了大会的工作。鉴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已公开背叛，苏维埃已成了空架子，大会决定暂时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通过了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方针。

9月初，资产阶级和保皇势力继七月流血事件后，更加疯狂地向革命发动进攻。前线总司令科尔尼洛夫打着“拯救祖国”的旗号，下令克雷莫夫的骑兵团从前线开回彼得格勒，企图一举摧毁革命力量，建立军事独裁统治。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广大工人和士兵迅速粉碎了这次叛乱。结果，克雷莫夫自杀，科尔尼洛夫被擒。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群众迅速觉醒过来，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空前提高，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喀山、基辅等城市的苏维埃的领导权都先后转到布尔什维克手中。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了，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布尔什维克党重新提

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号召工人、农民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以克伦斯基为头子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把全部政权夺到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手中。

决战的时刻迫近了。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党和群众是多么盼望自己的领袖来指挥战斗呀！

“呜——”，293号机车一声长鸣，车轮滚滚向前。10月20日，列宁坐在这辆机车的煤水车里。他神采奕奕、目光炯炯地眺望着战斗的远方。列宁从芬兰回到了沸腾的彼得格勒。

10月29日，党中央召开了扩大会议。列宁在会上宣读了23日会议通过的武装起义的决议，并驳斥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反对起义的言论。列宁说：“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如果这时我们再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革命。”可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顽固地坚持反对立场，他们异口同声地声称：“敌我力量这么悬殊，起义不过是没有希望的、玩忽人命的冒险行动，最好是等待立宪会议来解决政权问题。”托洛茨基也说：“我并不反对起义，但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不要急着发动起义了。”斯大林、加里宁、斯维尔德洛夫等坚决支持列宁。

天慢慢地黑下来了，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甚至听不到虫鸣，但会议室里的争论却一直非常激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最后，以19票赞成、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加紧准备武装起义！

起义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正当这时，10月31日，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却把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秘密甚至具体日期泄露给了敌人。第二天，临时政府马上下令逮捕

列宁，并派出密探四处搜捕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街头岗哨林立，巡逻队横冲直撞。临时政府还密令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占领斯莫尔尼宫——领导武装起义的心脏。彼得格勒阴云密布。

敌我双方都进入战备状态，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列宁当机立断，决定立即起义，夺取胜利。6日晚，列宁从秘密住处写信给中央委员会，指出：“拖延发动就等于死亡，历史是不会饶恕拖延时刻的革命者的。”

6日深夜，列宁头戴鸭舌帽，身披旧大衣，装扮成一个工人，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震撼世界的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从6日晚到7日晨，由赤卫队和革命士兵、水兵组成的突击队迅猛地占领了市内主要桥梁、车站、邮政局、电话局、发电站、国家银行和政府机关。临时政府只剩下冬宫、军区司令部大楼和玛丽娅宫的地盘了。临时政府头目克伦斯基眼见情况不妙，就在7日上午10点坐上挂着美国国旗的汽车仓皇出逃。

决不给敌人以喘息时机！起义工人和士兵乘胜追击，向冬宫挺进。下午5时，冬宫已处在赤卫队和革命士兵的重围之中。军事革命委员会向临时政府发出通牒，勒令它于6时20分前交出武器，无条件投降。但是，临时政府拒绝投降，并不断向前线反革命军队司令部发出求援电。

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它！9时40分，彼得保罗要塞升起红色火光，“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大炮随即发出了震天的怒吼。刹那间，探照灯照亮了前进的道路，炮火映红了天空，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在“乌拉”声中向冬宫猛冲，其势

锐不可挡。不久，冬宫的外围防线被突破，赤卫队战士和士兵潮水似地涌进了冬宫大门，同敌人在1 005个房间里展开了白刃战。8日凌晨2时，冬宫的尖顶上升起了红旗，16名临时政府的部长束手就擒。

“乌拉！”100多年来，多少革命先驱的鲜血洒在冬宫的花岗石墙上，今天，这座象征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堡垒，终于在革命的烈火中陷落了。“革命暴力获得了完全的辉煌的胜利。”

7日晚上，当攻占冬宫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终于诞生了！

列宁由于忙于领导起义，没有出席这天的大会。从6日晚以来，列宁已经两昼夜没有睡觉了。直到攻克冬宫以后，他才来到离斯莫尔尼宫不远的的一个党员家里去休息。但当催促他睡下的同志一离开，列宁又伏案挥笔，起草了土地法草案。

8日晚，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8时45分，全体代表起立，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欢迎列宁的到来。人们欢呼雀跃，棉帽、水兵的无檐帽在空中飞舞，高举的步枪闪闪发光。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列宁作了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还选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工农临时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主席。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推动了革命在全国各地的迅猛发展。15日，莫斯科武装起义获得胜利。接着，社会主义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在全国凯歌行进。到1918年2、3月间，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克伦斯基逃跑记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革命的工人、士兵、水兵冲向冬宫，与反动的军队展开白刃争夺战。11月8日晨2时许，冬宫的尖顶上终于升起了红旗，起义胜利了，临时政府的16名部长全部被俘，只有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总理克伦斯基逃跑了。然而，他跑的是那样仓促，那样狼狈，惶惶如丧家之犬。

1917年11月6日，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十月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迅速崩溃。这个政府的首脑人物克伦斯基也感到了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此时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想方设法逃往普斯科夫的俄军北线大本营，伺机再度反扑。但要逃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处都是革命的力量。当时火车站已被起义部队占领，要离开彼得格勒，只能依靠汽车，但这时处在一片混乱之中的临时政府及其军队中却没有一辆完好的车子。怎么办？心急如焚的克伦斯基急忙要总部汽车管理处的副官克尼尔斯准尉和总部军需官的副官索波列夫准尉到外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馆去搞汽车。汽车迟迟未到，克伦斯基的心里真是忐忑不安，这时革命的军队已和临时政府的军队交上了火，形势对临时政府越来越不利。克伦斯基心想，如

果弄不到汽车，他的末日可真的要来临了。

两名受命的副官好不容易才穿过双方的区域，来到美国大使馆。由于臭味相投，很快美国人就同意给车，安排了一辆“雷诺”牌汽车。汽车到手后，如何才能开进去呢？经过策划，决定在车上挂上美国的旗帜，并请美国大使馆的芬兰司机驾驶汽车。与此同时，索波列夫等人又从另处搞到一辆汽车。车虽是到手了，但这时要想逃离冬宫已是非常困难了。市内主要桥梁、车站、邮政局、电话局、发电站、国家银行和政府机关均被革命军占领了。几乎有些绝望的克伦斯基没有办法，最后只好穿上女护士工作服，男扮女装，躲到美国大使馆的汽车里，于11月7日上午11时，仓惶逃离冬宫。7日夜抵达普斯科夫的北线大本营。

到达普斯科夫，克伦斯基并不甘心失败，力图再举。他要求北线司令官契列米索夫将军派部队前往彼得格勒。然而，关注到形势急剧变化的契列米索夫并没有听从克伦斯基的指挥。后来在北线大本营第三骑兵部队司令官克拉斯诺夫将军的支持下，走投无路的克伦斯基才决定继续顽抗。这样，11月9日，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骑兵占领了喀钦和皇村。但反革命的力量已如一个垂危的病人，不堪一击。11月12日，革命的士兵和水兵很快将他们击溃，迫使他们退回到喀钦。11月13日，克拉斯诺夫将军等通电苏维埃军事委员会，要求它在11月14日派代表团到喀钦进行谈判。军事革命委员会同意谈判，派出了以德宾柯为首的水兵组成的代表团。他们同哥萨克代表进行连续长时间的谈判。最后，哥萨克人接受军事革命委员会关于交出克伦斯基，逮捕他并将其交付人民法

庭的要求。

当克伦斯基听说要把他交出去进行公审时，吓得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他首先问克拉斯诺夫这一决定是否真实。当得到的回答是肯定时，他绝望了。在十分懊恼中，他想到了自杀，但强烈的生存欲望又迫使他马上打消了这一念头。这时，克拉斯诺夫又来劝他带着白旗到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会去，作为败方的政府首脑去同革命政府进行谈判。他刚开始有点动心，但一想到自己犯下的罪行：迫害共产党人、屠杀革命的人民，他就不寒而栗。如果去谈判，这冒的风险实在太，想来思去，最后还是决定一走了之。但是怎么逃？逃往哪里？这又是使他十分不安的一个问题。

11月14日下午3时许，虽然还是阳光普照，但克伦斯基已感到黑夜就要来临了。这时的他正躲在一间小屋里思考着逃走的方法。为防逃跑时的不测，他首先弄来了卫兵，作为他逃走时的掩护。半个小时后，卫兵到达。为了走时的安全可靠，克伦斯基把自己打扮成令人十分可笑的水兵。因他身体肥大，而弄到的士兵服又小，这样套在他身上极不相称。走时为了掩盖自己的脸面，还加上了一副汽车司机的眼镜。大约4时许，克伦斯基逃到了城郊。因一时无法找到安全可靠的地方，被迫躲到了一片森林里。

克伦斯基躲在森林一连几天，饥寒交加，实在有些受不了了。经过三番五次的周旋，先后藏匿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大约在1918年5月间，克伦斯基的密友、社会革命党人法布利肯托夫从英国政府派驻苏俄的代理人洛卡特那里搞到一张签证，克伦斯基就怀揣着这张签证，乔装成一名西伯利亚土

兵，通过当时外国干涉军占领的摩尔曼斯克，逃往英国，后来又到了法国，1940年移居美国，1970年病逝，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爆发了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并推翻了奥斯曼封建王朝，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穆斯塔法·凯末尔就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也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由于他的巨大功勋，1934年，土耳其大国民会议把“阿塔图克”的称号授予他为姓。“阿塔”在土耳其语中意为“父亲”，“阿塔图克”就是“土耳其人之父”、“土耳其国父”的意思。从此，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就闻名于世了。

1881年春，凯末尔出生在巴尔干半岛南端、美丽的爱琴海海边城市萨洛尼卡一个木材商家庭。当时的土耳其名义上还叫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早已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而封建统治集团的无能和卖国，外国人的跋扈，在巴尔干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巴尔干的政治动乱冲垮了他家赖以生存的木材生意，父亲经受不住这个打击，在他7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社会、家庭的恶境在凯末尔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影响，他萌发了强烈的爱国心。

凯末尔从小酷爱军事，12岁时就瞒着母亲考入了家乡的军事预备学校。18岁那年，又考进了伊斯坦布尔的军事学院。

凯末尔在学校里，除军事课程外，对历史、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把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

一天，他正在军事学院宿舍里聚精会神地阅读一本厚厚的书。书的封面用报纸包着。由于看得入迷，军事教官走近他身边时，他竟然没有发觉。

“你在看什么书？”教官问道。

“啊，您好！”凯末尔抬头一看，立即站起身来。“在看……一本外国小说……”

他说着，连忙把书合上，请教官坐下。教官没有注意他的书，而是同他谈起军事训练的事来。凯末尔顺手把书放到枕边，心中不由得忐忑不安。原来，那本书叫《母国》，是一个土耳其作家写的介绍欧洲革命的书。土耳其独裁者素丹给它加上“侮湊君王”的罪名，下令把它烧毁。并规定，以后凡被侦察到有读《母国》的，一概驱逐出境。

凯末尔读了许多进步书籍，爱国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军事学院的最后一年，他参加了班里的一个革命组织，还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办了一份手抄的报纸，在全校1000多学生中流传。报纸上的文章大多是凯末尔一人写的。不久，他就与青年土耳其党人接触，参加了反对土耳其独裁者素丹的斗争。他坚定地表示：“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国家从暴君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向社会大声呼吁：“一个人如果不愿在屈辱中求生，就应该投身到这个运动中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凯末尔上了前线。因指挥达达尼尔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他赢得了“伊斯坦布尔救星”的声誉，并由此晋升为将军。大战结束，追随德国的土耳其也成

了战败国，领土被英、法、意和希腊等国瓜分。土耳其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凯末尔亲眼目睹英法军队在首都伊斯坦布尔登陆，民族灾难使他痛心疾首。

这时，风雨飘摇的奥斯曼王室要把一位公主下嫁给他，企图利用他的威望来巩固王室的统治。但民族危机在召唤他起来斗争。他毅然摒弃了高官厚禄的引诱和跻身于王室贵族的良机，进入穷乡僻壤的安纳托利亚内地，组织和领导民族抵抗运动。

凯末尔坚决主张用民族战争来捍卫民族独立。他大声疾呼：“一个民族与其作为别人的俘虏活着，还不如死了更好”，“不独立，毋宁死！”他指出：“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一个以民族主权为基础的、不受限制的、无条件的、独立的土耳其国家”。他号召人民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民族尊严，并且坚定地说：“如果我们没有武器战斗，我们就要用牙齿和指甲来战斗！”在凯末尔的影响下，全国护权协会锡瓦斯代表大会通过了决议，决心“竭尽全力来共同保卫自己的祖国，就是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惜。”凯末尔很快成为各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

1921年8月，10万希腊军队在英国支持下向安纳托利亚腹地推进，直指民族运动的中心安卡拉。当时刚刚建立的土耳其国民军不仅人数不及希腊军队的一半，而且装备残缺不全，形势十分危急。凯末尔临危不惧，他一方面果断地命令部队后撤至萨卡里亚河东岸，重新构筑防线，以拉长敌人的运输线；另一方面提出把40%的钱物给前线的口号，动员全民族力量抗敌。

凯末尔日夜在前沿阵地视察，鼓舞士气。一次，他从马上摔了下来，肋骨折断了，士兵们把他扶起，要他回后方休息。“这种时候我无权休息！”说完，他又挣扎着上了马背，用手撑着腰，继续指挥作战。在他的鼓舞下，国民军战士不怕牺牲，英勇善战，十多天内就击退了敌人上百次的进攻。战斗中，许多土耳其农妇赶着牛车为国民军运送弹药。牛车接近火线时，她们跳下车，冒着枪林弹雨，把一发发炮弹扛在肩上送入战壕。许多妇女还拿起武器同士兵们并肩战斗。

1922年8月25日夜，凯末尔命令土耳其国民军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开始总反攻。当时，敌军总司令正在300公里以外寻欢作乐，整个希腊军队毫无准备，立刻被打得晕头转向，狼狈逃窜。

“战士们！目标地中海，前进！”凯末尔的命令迅速传遍全军，他们星夜兼程，以摧枯拉朽之势，猛追穷寇。9月9日，凯末尔率领国民军浩浩荡荡开进了伊兹密尔，把希腊军队赶下了地中海。几天后，土耳其国民军开进了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末代素丹穆汗默德六世带着妻儿，从后宫溜到英国战舰上逃跑了。

这天，凯末尔和士兵们一起举行晚会，庆祝胜利。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摔跤比赛。凯末尔平时特别喜爱摔跤运动，于是，他向军中的一位摔跤大王挑战，一定要同他比个高低。比赛开始了，周围人山人海。那位摔跤大王紧紧抱住凯末尔两腿，一使劲，把他高高举了起来，眼看就要把他摔倒在地了。但那位士兵却慢慢地把他放了下来。

“你怎么不摔倒我？因为我是指挥官吗？”凯末尔从地上